

(日) 松本清张 著

何睦 译

まつもと せいちょう

# 不安的演奏

故事的根底川流着人间的烦恼，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欲望。

依靠比附，人能确定自己位置的软弱人性，追求幸福幻想的空虚……

不安な演奏

# 不安的演奏 不安的演奏

(日)

松本清张

著

何睦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不安的演奏 / (日) 松本清张著; 何睦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008-6902-3

I. ①不… II. ①松…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1508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7716

FUAN NA ENSO by MATSUMOTO Seicho

Copyright © 1962 MATSUMOTO Yo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in 1986.

Revised and republished as the Complete Works of MATSUMOTO Seicho Vol.11 by  
Bungeishunju Ltd., in 1972.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China  
Worker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ATSUMOTO Yoich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不安的演奏

出 版 人 王娇萍

责任编辑 董 虹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美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60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不安的演奏

001

解说

清张地狱

三浦准

310

杂志编辑宫胁平助在浅草、池袋、新宿有三个巢。当然，都是便宜的公寓。

宫胁今年 32 岁，在杂志社负责艺能版块，工作上与电影界的人有很多往来。本来就喜欢寻欢作乐，所以从事这样的工作，使他觉得人生很有意思。

不过，虽然经常出入各种俱乐部和酒吧，但宫胁平助绝对不会随便带人回他的任何一个巢。对他来说，那里是可以卸下一切包袱，自在自得的地方。

如果是 AA 制的话，他只会买便宜的酒喝。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跟一些丝毫无女人缘的朋友在一起，也没必要花什么钱。

由于工作关系，宫胁平助可以免费拿到电影票，每次他都大方地拿出两三张送给夜店里的女人们，并且时而拿明星们的秘密来八卦，让女人们听得两眼放光。

平时的宫胁乍一看好像不修边幅，其实他在工作时的着装是极其讲究的。无论西服也好，白衬衫也罢，全都格外昂贵。

宫胁平助有许多奇妙的收藏，其中最让朋友们眼红的，是那些怪癖情趣的写真，而且不是随便在街头小贩那里就能买到的低级货。至于到底是怎样入手的，任凭朋友怎么追问，他也只是微笑以对。脸皮足够厚是他引以为豪的事。

不过，最近他的收集趣味有所改变，转为专事收集唱片了。

他的目标不是普通的黑胶唱片，而是最近流行的薄膜光盘<sup>①</sup>。这种光盘可以揣在衣服口袋里，十分便捷。在酒吧没有其他客人的时候，他会乘着酒意，悄悄用店里的音响播放自己随身携带的光盘。

立体声设备的音效格外逼真，很容易让女客和女招待们眯起热望的眼神，进入迷离的状态。并且，在一家店里他不会重复播放同一张光盘，一定会变换内容保持新鲜。

朋友们虽然都知道宫胁平助是个风流种子，但大家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他总能得手。当然，就算硬逼他也绝对不会吐露这个窍门的。

宫胁平助是个让人恨不起来的人，虽然总是豪言壮语，但又有种飘然不羁的味道，这让他很受欢迎。他经常从怀里掏出收藏的写真，对编辑部的女孩子说：“喂，给你看看这个。”然后从口袋里露出圆形的塑料光盘，说：“再听听这个。”这时，虽然女孩子都会大声尖叫着逃开，但反而因此使他在女生中的人气居高不下。

宫胁平助最大的希望是成为一个电影评论家。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无论什么样的电影他都抱着学习的目的尽量去看，甚至在工作之余自己跑去观看点映。由于已经跟影院混到脸熟的程度，他也经常得以被免去一笔入场费。

其实他家并不缺钱，平时的薪水都是一个人挣一个人花。工作以外常去酒吧奢侈一圈，时不时地还会带着女人，反正从来也没出现过生活费的问题。

能够像宫胁平助那样生活，是他那家杂志社里的每个人，都羡慕和向往的事。

不过，近来对于手里的光盘，宫胁平助逐渐感觉其中的“曲目”越来越无聊。无论哪个段落，大体都是一样的东西。

---

① 薄膜光盘，以聚氯乙烯树脂制成的塑料薄膜为原材料的唱片，因比黑胶唱片薄而得名。这种唱片音质不如黑胶唱片，但体积小，价格低廉，曾流行一时。

最开始的时候，他也相信这些光盘是在温泉旅馆的房间里偷偷录制的，至少酒吧里的卖家是这么宣传的。

值得一提的是，宫胁平助并没有和卖家直接接触过。通常的做法是，卖家把商品放置在某间特定的酒吧里，再由那个酒吧的老板娘悄悄散布给心领神会的客人。

其实原本不必这样大费周章的。这种买卖此前一直走的是大量制造，再由专门人员进行贩卖的工业化路线。但是，在三四笔大单被警察搜走之后，这种渠道就全都枯竭了。此后，销售方式就变成卖家到酒吧单方面提供货源。除此以外，就没有其他订货手段了。

那些录音之所以让人感到乏味，原因在于很容易就能听出表演的感觉。那些套路化的情节，估计都是按剧本来的，无非是把色情小说里大同小异的故事拼在一起罢了。

自从察觉这点之后，宫胁平助就对那些光盘提不起兴趣了。只有真实情态的录音才能有实况感，明知道是演戏，听起来只会越来越无聊。无论其中凝聚了什么样的技巧，人造的东西都会让人兴味索然。

于是，他去了那个卖盘的酒吧，找到老板娘。

“喂，下次那个卖盘的要来，告诉他，”他一边说着，一边懒散地把胳膊肘支在银台上，“那些都是什么玩意儿呀，不全是演戏嘛。我找的是真货，要多少钱我都给。跟他说弄点儿稍微像样的东西来啊。”

老板娘眼神一亮，笑了起来。

“那个呀，小宫，不可能啦。”

“怎么了，老板娘，你知道什么？”

“嗨，这个事先说的。要不然，你就更难调动情趣了，不是吗？”

“哼！”

宫胁平助绷起脸。

“老板娘，你跟他们是一伙儿的吗？”

“真是失礼。完全不是那样噢。我呀，隐隐约约知道一点儿，才这么说的。小宫要是没察觉的话，我也就不提了。”

宫胁平助一下明白了。

“喂，老板娘，这么说是有两种光盘了呀。”

“两种？”

“也就是说，一种是广播剧似的录音，另一种才是真正的现场录音。现场录音的话，可能声效一般，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不太好卖，但我不在乎。这样的东西还有吗？”

瘦得皮包骨头的老板娘报以讪笑。

“那样的东西倒也不是说绝对没有。不过，小宫还真是感觉敏锐呢。”

“喂，怎么回事？”

“确实呀。就像你说的那样，一开始他们是把在旅馆偷录到的录音，经过编辑压缩制成光盘的。但是你想啊，隐藏录音设备的地方是固定的，但女方可不一定一直出现在采音位置的。不管怎么说，录的可都是大活人呀，对吧。所以好不容易录到些素材，经过剪辑之后再听，也是不明白哪儿跟哪儿的情况居多。就是因为这样录出来的盘坊间评价不好，与其如此就试试做戏呗，反倒是这样做出来的东西非常好卖。反正娇喘、声响、音效都特别清楚。而且，因为一开始就写了剧本，正好从头到尾录成一张盘。真货要是录到一半，时长不够的话，反倒会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

宫胁平助抚弄着脸，拿起玻璃杯贴到嘴边。

“但是，我呀，还是喜欢那种真货。即便声音没录全，或者效果模糊，总还是现场记录。无论多么巧妙的创作，也赶不上那种纪录片似的真实呀。”

“是吗？但是没头没尾的话会很没意思喔。”

“不，没事。剩下的就靠我的想象补上吧。那种真玩意儿现在没有了吗？”

“不知道啊。我想十有八九是没什么戏。现在只有那种演出来的。”

“这样啊。最近我一直听的都是这种东西，偶尔也想听听真货。老板娘，无论如何帮我一把吧。”

“嗯，这么说的话也是。”

老板娘来了兴趣。

“喂，小宫，”老板娘说着，把圆咕噜噜的脸凑到宫胁平助面前，压低声音道，“你要是对这种东西那么感兴趣的话，直接去旅馆拿原声录音怎么样？”

“诶，这样也行吗？”

“要是去登门拜托的话，也不是不可能。不过，要价可会很高的哦。”

“多花点儿钱倒没关系……首先一个，我可没有认识那种旅馆的门路啊！”

“你要是有心气儿的话，”老板娘嘬了一口烟，吐出一片灰雾，“我跟妹妹说句话就行了。”

“诶，你的妹妹，是开旅馆的呀？”

“嗯嗯，那倒不是。她在某个旅馆的浴池当女领班。她平时经常带着男人过来，我试试去拜托她好了。”

“这太好了！”

宫胁平助的手掌“啪”地拍在银台上。

“拜托了，一定帮我求求令妹。”

宫胁平助的“订货”到货已经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不过，老板娘拿出的是盘磁带。

“妹妹虽然一开始推三阻四的，但最后总算给了我这个。”

老板娘一边把磁带递过来一边对宫胁说。

“谢谢，谢谢。”

他的脸色一振：“作为答谢，给多少钱比较好？”

“我算算。”

老板娘想了想，随后在银台的桌子上用手指画了一个数字。虽然有点贵，他还是大方地付了钱。

“这东西，你自己听过了吗？”

他看了一眼装在四角信封里的磁带，问道。

“怎么可能听过呢。我对那种东西可没兴趣。最主要的是，这里总有人出入，我家里又没有音响，想听也听不了啊。”

“这样啊。那我就回去‘看首映’了，再见。”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东西装进衣服口袋，乐颠颠地回去了。

宫胁平助目前还是独身一人。迄今为止，有过几次谈婚论嫁的经历，并且曾经有个同居了三年的情人，但最后还是告吹了。

后来，由于总是跟女人无法长久，婚姻问题也就一直原地踏步，他一个人生活倒也逍遥自在。

宫胁平助把茶色的磁带放进了录音机里。

果然跟之前听的光盘不一样，声音很不鲜明，明显没有经过仔细编辑，冗长的地方特别多，还有很多无关的部分也被录了进来。比如，男女之间的谈话啦、公司同僚的问题啦、自己家庭的琐事啦、共同的朋友的八卦等之类的声音也被放出来。甚至隐约还有“噗”“噗噗噗噗”的窃笑声，也不像是普通的对话。

要是知道当事人所处的环境可能还有点意思，但关键的部分一点也不了解。如果录音时只是马马虎虎地按下按键，得到这种效果也没办法，通常也是不会拿出来卖了。

不过，宫胁平助倒是得到了一种满足。他对到现在为止一直听的那种广播剧已经感到厌烦了，因此反而感觉这种不鲜明的声音中有种真实感。

此后，宫胁平助理所当然地开始了持续不断地订货。

他收集了十几盘这种磁带，打算把不合意的部分剪切掉，然后再把剩余部分编辑在一起。这样完成一盘“作品”就需要好几盘原材料。

“真是用心啊！”

老板娘揶揄道。

“我妹妹现在已经怕了你了。要是知道你打算这么干，那可不得了。”

“放心吧，绝对不会从我的嘴漏出去的。今后可就靠令妹了。”

“这个倒没问题。”

“顺便问一下，之前的买卖怎么样了，还进货吗？”

“还是老样子。”

“那些玩意到底是在哪儿制造的？”

“那种事怎么会让我知道，他们过来卖的时候，可是特别慎重的。”

“反正，卖这种玩意儿是不可能招摇过市的。估计有那种表面上是普通的商店，其实地下室里是制作场的地方。”

“只要小心点儿，不让警察发现不就行了？”

“唉，他们有没有那么小心，我就知道了。”

听了老板娘的推测，宫胁平助忽然被点燃了一探究竟的想法。

宫胁从这个酒吧拿到的货，都是卖家单方面提供的。如果能直接跟卖家搭上线，按他的喜好订货，说不定能找到更有意思的东西。可惜，酒吧垄断了跟卖家联系的渠道。

这些磁带估计是从六本木流出来的。平助去酒吧时，老板娘曾悄悄跟他说过的。

“喂，小宫，还想要不寻常的东西跟我说哦。”

“啊，我说过呀。现在有什么好东西吗？”

“那个，我妹妹那里，有时候会有男同性情侣的客人哦。怎么样，对那种玩意儿感兴趣吗？”

“不错，有意思。我想试试。”

宫胁平助用手指敲了下自己的额头。

## 2

自那以后，又过了一个月。

宫胁平助参加某电影公司的新作杀青酒会回来，先是在银座转了两三间酒吧，最后又顺路去了那家店。

“哎呀，小宫先生，老板娘一直等着你呢。”

一个女招待说。

他心领神会地走了进去。

“她在哪儿？”

“刚刚到那边送客人去了。不过她说马上就回来。”

没过多久，只听门口传来女招待“您回来了”的行礼声。

“小宫先生，老板娘回来啦。”

宫胁平助回过头，老板娘正拍着他的肩膀。

“欢迎光临。”

“喂，又去哪儿招摇了？”

“说的什么话。这还不都是为了你，我不竭尽所能，哪能弄到你要的东西呀。”

“真行啊你。”

老板娘的手里拿着一个方块形状的报纸包裹。

“给。”

老板娘把包裹按在宫胁平助的大腿上。

“拿回家去，好好享受吧。”

宫胁平助稍显郑重地掂量着包裹。

“老板娘，”他把头伸过来，低声询问，“里面这对儿，大概是多大年龄的？”

老板娘听了眼前一阵眩晕。

“这可不知道，我没问这个。”

宫胁平助把包裹小心地带回家。

自从离开父母单独居住之后，他就一直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

无论多晚回家，也不会有人唠叨。有时候母亲见到他也会双眉紧锁，打算唠叨点儿什么。每逢这时，他总是会以编辑的生活特权来回应。

宫胁平助迅速拿出录音机，他对最近收集的秘密磁带也已经有些腻了，现在心里扑通扑通地期待着，希望从这盘磁带里得到迄今从没有过的听觉体验。

他小心地将茶色的磁带放进录音机的卡座里，按下按键，卷轴旋即转动起来。

这回的录音是男男的色情场景，究竟会放出什么样的对话，发出什么样的响动呢？尽管没有问出来年龄，不过估计多半是年轻的 gayboy 和中年变态男吧。

虽然也不是没听说过有这种性取向的男人，但这种事是没法光靠道听途说来了解的，这是宫胁平助在欢场身经百战后得来的经验。

宫胁平助坐到客厅的正中央，开始洗耳恭听，录音中首先出现的是轻微的摩擦音。

于是，他竖起耳朵使劲分辨，脸上随即泛出了油光。“吵、吵、吵”的声音持续着。

但无论怎样努力，还是听不清楚人声。现场录音的情况实在太差了。

摩擦音总算停了下来，接下来出现的是开关拉门的“咔嚓咔嚓”声，估计是服务员进来了。

“这可怎么办？”

从声音可以判断有个人坐在榻榻米上。

“你小子……”

这是一个很粗的声音，应该是刚进来的人发出的。宫胁平助咽了一口口水。

“没关系。这个房间在楼角，外侧是外墙，还有两重拉门。”

“是吗？那条件还算不错。”

终于要开始了，宫胁平助想。

“就不能选个高档点的地方吗？”

“这家已经是最好的了。毕竟这儿是专门为情侣幽会准备的，装有隔音装置。”

“不太明白你说的呢。”

“哎，没时间了，赶紧说正事吧。上次没来，是因为我去见老爷子了。”

“你在说什么呀？”

“之前那件事不是说要尽快解决吗？”

“虽然那是经过充分考量的结果。”

“老爷子也知道那件事。但当务之急，是得先了解他知道多少。”

老爷子？宫胁平助思索着。他们对话的调子实在有点蹊跷，想必在讨论什么有内幕的话题。宫胁平助开始抱着这样的想法，继续往下听。

“到此为止了。今天无论如何要跟你作出个决断，不然我回去没法跟老爷子报告。”

“之前那件事讨论了那么长时间，也没得出什么合适的结论。每次都是先回去考虑下，下次见面时再商量，结果再见面差不多还是一样的内容。难道这回你那边能有什么锦囊妙计拿出来？”

“锦囊妙计谈不上，不过多少倒是浮上来点思路。不管怎么样，让其消失虽然简单，但是收拾痕迹是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怎么处理那个东西。”

两个人好像故意压低了声音，这一点能从录音中很清楚地听出来。

宫胁平助大吃一惊。这些内容完全出乎他意料。他的期待方向发生了急速的转换。磁带静静地以固定的节奏卷动着。

“一般来说，这种事最重要的是不能留下证据。”

“是啊，这一点我一直在考虑。让其消失的方法怎么都有，那种事很简单，但问题在于之后的事。说说你的腹案是怎么打算的吧。”

又听见了“沙沙”的声音，录音变得断断续续，并传来一阵清嗓子的咳嗽声。

磁带有好长一段时间听不到任何说话，就那样静静地走着。

“……的话怎么样？”

听不到前面说了什么，好像有什么被抹掉了。

“嗯……”

对方从那一声之后陷入了沉默。紧接着是“咻”的一声，好像是谁擦了根火柴点烟。

“这样也行吧。”

隔了好长时间才出现了这么句话。

不过，宫胁平助已经从两个人的嗓音中，判断出了他们大体的年龄。最后说“也行吧”的声音，相对比较年轻。因为话语的细节中透露着轻率。他的对手则声音有些沙哑，很明显后者要年长一些。但是，从两人对话的语调来看，倒是对等的朋友关系。

“那，这样可以了吧？”

那个沙哑的声音说道。

“要是不行的话，还有另一个地方。”

“是哪儿啊？”

声音忽然又变低了，只有一种像在擦拭什么东西的声音逐渐变高。

宫胁平助虽然尽可能去辨别，但还是听不太清他们说了什么。十几秒以后，音量突然又恢复了过来。

“可是，那不是很快就会被别人发现了吗？”

年轻的声音说。

“无论如何，那儿在夏季可是海滨浴场啊。”

“什么呀，没事的。人多的时候是夏季，现在这么冷的季节，谁也不会到那个地方去的。现在埋在沙子里，即便到夏天被发现了，到时候是谁都搞不清楚了。”

宫胁平助一个人瞪大了眼睛。

“最重要的是搬运的便利性。那边因为有很多卡车经过，所以用车来运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可是，茅崎那地方太有名了吧。”

开始出现“茅崎”这样的地名了，宫胁平助的心跳越来越剧烈。

继续听下去，磁带里又出现了沙哑的声音。

“还有一个方法，是我灵光一闪的念头。可以把东西带到甲府去，埋到山里的话，是很难被找到的。那地方深山老林的，几乎不会有人接近。”

“这样啊。”

年轻的声音好像不太感兴趣。

“怎么把东西运进甲府的山区里是最难办的。如果在途中被发现的话，可就万事皆休了。”

“话是这么说，那还有别的方案吗？”

“柏崎怎么样？”

“柏崎？”

“那附近有间叫鲸波的旅馆，建在突出海岸的山丘上。旅馆附近的悬崖下面有个岩石洞。涨潮时，海水会漫过洞顶，低潮时潮水退去，会从陆地上把沙子带到洞窟里。”

“原来如此啊。”

又是清嗓子的咳嗽声，这次动静异常的大。

“所以呢，咱们把东西放置在洞窟里就行了。然后，涨潮时海水会把洞里的东西攫出来，让海潮冲走。潮水的走向是可以估算的。那边的潮流，属于佐渡和本州间的流向。所以，虽然不知道会冲到佐渡那边，还是更靠近山形的方向，但不管怎样，都应该会自动漂离现场的。相对来说，要是坐船出海可就显眼多了。”

“这个方案很有意思呀。能够不被追查出现场是最理想的……稍等一下。”

“怎么了？”

“好像有点奇怪。”

对话停止了，像是有人起身，然后传来的是开关拉门的声音。看来，里面的人一直对房间外的情况保持着警戒。

“吵、吵吵”的杂音传了进来。

录音的部分到此为止了。磁带虽然还有一半时长，但声音忽然消失了。

宫胁平助一时呆然。这究竟是怎样的对话呀。

很明显的，这不就是进行杀人策划的碰头会嘛。

特别是出现了“让其消失容易，难在事后收拾”这样的话。他们说的所谓“东西”估计就是尸体吧。交谈的主要内容，也是在探讨怎样处理尸体。

宫胁平助一时无法判断这段对话的内容是否属实。但是细想的话，应该不会是演戏。首先，那个被老板娘称为妹妹的女人偷录这段对话时，应该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内容。毕竟两个男人一起进温泉宾馆，一般都会以为是同性恋。

从刚才听到的内容来说，这段录音具有很高的逼真性。无论是杂音，还是语句间的停顿情况，都很难被认为是事先编排的结果。

宫胁平助感觉听到了不得了的东西。他又把磁带倒回去，从最开始重新听。这次他全神贯注，不放过任何一个词句。即使是活动的杂音，他也